

漢書

二十一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漢書三十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纂修國史顏 師古 集註

陳勝傳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

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之耕言賣功傭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

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為

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

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 秦二

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人

白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有在食貨志 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屯

為其長 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

帥也

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

勝廣乃謀

曰今云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

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

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

今或聞無罪

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如淳曰扶蘇自

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

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

二百九五

首漢律一

扶蘇

將數有功

師古曰燕音一千反

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

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

師古

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

廣以為然廼行卜卜者知其指

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

如淳曰以鬼道惑眾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

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眾耳

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

先威眾耳廼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

八

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
繖蓋四維而舉之音曾

卒買魚烹食

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烹
音普庚反

又間令廣之次所

旁叢祠中

宋祁曰旁
作步浪反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戌
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戌
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

呼音火
故反

卒皆夜驚恐曰日卒中往往指目勝

廣

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諸詭
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并目吳廣然則衍廣字

勝

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

師古曰將尉
者其官本尉

首領傳一

耳時領戌人
故曰將尉

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

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尉

師古曰挺拔也尉劍
自拔出廣因奪取之

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

毋斬

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
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

戌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
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

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
者其眾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

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
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一云諸本第作弟

而

陳勝

成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

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

胤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

凡眾也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

兵而攻蕘蕘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

蕘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鉅鄆苦柘譙皆

前漢傳一

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竹乙反鄆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

曰比音必寐反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

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劉放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

乎疑衍皆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

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

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

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劉放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鄰門去譙路者也。監本越本

作字承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

陳勝

老豪桀會計事

師古曰號令招呼之

皆曰將軍身被堅

執銳

師古曰堅甲也銳利兵也

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

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劉德

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施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於是諸郡

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

廣為假王監諸將以擊西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師古

三十一

前漢書一

卷之廿一

五

叔才

曰聚音材喻反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師古曰東城縣名地

理志屬九江郡

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

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廣

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

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徵召也

以上蔡人房君

蔡賜為上柱國

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柱國房君是也師古曰

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

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

視日

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

如說是也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

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

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今少

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

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劉攽曰人奴一物產子一物衛青云人奴之生產子如今田舍家兒悉發

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

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

黽師古曰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劉

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

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

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讎

敵與秦無異。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不如因立之勝乃遣

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

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

陳勝

前漢傳一

莫不廿一

六

版才

趙兵亟入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趙王將相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

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

使使北徇

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

師古曰重尊重也

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

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

兵北徇燕

張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

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

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

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

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

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

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

師古

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

陳勝

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審

陵君各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各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各在勝

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

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乃立審陵君為

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

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

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

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

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託也託言

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

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

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

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曰悅郟東海縣也音談

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圖東海疑郟是郟字下乃有郟下軍耳章邯別將

陳勝

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

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

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

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

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緜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將兵圍東海

守於邳勝聞廼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

監邳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古師

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

前傳一

九

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

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

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

是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

故洧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洧人如謁者將軍姓呂

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洧繫也洧人主

陳勝

潔除之人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

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

為秦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宋留不能入武關廼東至新

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眾為戒徇音辭峻反秦嘉等聞

勝軍敗廼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

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

首作一

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

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

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

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

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

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與番

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

鄱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

陳勝

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

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

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

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

喚也音火故反山羽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

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

含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

苗漢傳一

十一

一序卷六

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

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

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

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

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

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

陳勝

勝置守家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師古

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史不刪耳

項籍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

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

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

是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

首漢傳一

人敵耳於是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

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

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史司馬欣以故事

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監本

越本史作吏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

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

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
江。監本渡並作度下同
梁與籍觀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

者謂族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

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

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

前傳一

漢志廿一 十二

景九

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栢楚亡在澤中人

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

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栢

楚籍入梁眴籍曰可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

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

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放此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

師古曰驚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

項籍

所為師古曰諭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

師

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

為校尉候司馬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

有一人不得官

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

裨將

師古曰裨助也相輔助也裨音頻移反他皆放此

徇下縣秦二年廣

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未下聞

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

前傳一

漢志一

十四

景九

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

東陽令史

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

居

縣素信為長者

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

東陽少年殺

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主也音與

同迺請陳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

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倉頭特

起

應劭曰言與眾異也

嬰母謂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

故未曾貴

師古曰乃汝也。劉放曰李本作自我為廼家婦

今暴得大

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廼不敢為王謂

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劉

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師古曰倚依也

音於綺反

其眾從之廼以其兵屬梁梁度淮英

前傳一

漢九十七一十五

景九

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也如淳

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

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

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

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

秦嘉皆陳王立景駒大逆云道廼引兵擊

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

師古曰復來戰

一日

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

項籍

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

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

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

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

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

已拔皆阮之

師古曰陷之於阮盡殺之

還報梁聞陳王定

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

居鄴人范增

晉灼曰鄴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鄴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鄴音巢字

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

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首傳一

漢志卷一 一六

景元

勝敗固當

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

夫秦滅六國楚最

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

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

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蠡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

師古曰逢蠡古蜂字也逢蠡起如逢而起言其衆也一說逢蠡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

以君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

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

君引兵攻元父師古曰元音抗父音甫初章邯既殺齊

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

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

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

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

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

前傳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景元

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

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田角田閒廼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

王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窮來歸我不

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

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

不如待以禮又可以貨易他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輔

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

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項籍

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殺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

前傳一

漢志卷一

十八

集元

顯

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

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廼度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

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

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

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信聞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饗王離涉間之軍陳餘將卒數萬

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

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

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

尚傳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九

卷七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

曰說讀曰悅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

其在諸軍之上比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秦

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晏曰搏音博

蘇林曰蝨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

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蟲而不能破蟲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秦

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

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

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

無鹽師古曰高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

前傳一

漢志世一 二十

景九

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

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

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廼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廼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

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埽境內以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

項籍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即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龍服師古曰龍

失氣也音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打也

之涉反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廼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

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

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

前漢傳一漢書三十一二十一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

少利陳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

皆湛舡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舡於水破釜

旣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

師古曰視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

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

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立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為上也

項籍

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惶恐服虔曰惴音草瑞反

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

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

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將軍兵皆

屬焉劉敞曰將軍字繇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

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

師古曰卻退也音立略反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謂責也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

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摠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趙高

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

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

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顓國主斷師古

曰顓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

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

項籍

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

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

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

攻城略地不

可勝計而卒賜死

師古曰卒終也

蒙恬為秦將北逐

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

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

於此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

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

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師古曰諛諂也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

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使人更代以脫其禍

師古曰脫免也

將

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

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

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

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

子容反。監本越本無作母

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

子為戮乎

師古曰質謂鎡也古者斬人加於鎡上而斫之也鎡音竹林反

章邯狐

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

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

約

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

在鄴西三十里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

秦軍汙水上

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于

大破之邯使使

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

應劭

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臨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表非也虛讀曰

首漢傳一漢書三十一二十四

墟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

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

秦軍行前

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

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

師古

曰今穀州新安城是

異時諸侯吏卒佯使屯戍過秦中

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之多亡狀

師古曰無善形

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

之輕重折辱秦吏卒

宋祁曰無重字

吏卒多竊言

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踈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它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

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廼屠咸陽殺秦降

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

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

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宋祁曰景德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新本添略字

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

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秦皆以燒

殘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宋祁曰史記作衣繡韓

前漢傳一 漢書三十一 二十六

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

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

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廼曰懷王

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

何以得顓主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

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

項籍

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云功固當分其地王

之諸將皆曰善羽廼陽尊懷王為義帝曰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

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廼分天

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

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

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

前漢傳一 漢書三十一 三十一

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

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

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

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

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

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壁臣也古師

曰壁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

項籍

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
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
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

山王義帝狂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

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

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

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宋祁曰共一作兵入關立都為齊王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

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

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

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秦聞其賢有功

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

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官番君將梅銷師古曰銷音火玄反功多故

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伯讀曰霸

項籍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廼以

前漢傳一 漢書三十一 一二九

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今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

項籍

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

師古曰醜惡也

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

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

師古曰於義不當

聞大王起

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

願大王資餘

兵

師古曰資給也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

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

三縣兵

師古曰悉盡也

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

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

前漢傳一漢書三二一三二

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

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

師平曰夷平也

皆阮降卒係虜老

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

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

侯兵

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

已得塞程矣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

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

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

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

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

古曰或說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

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

曰音子諧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

前漢傳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乃與數十騎

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聞求漢王師古曰間行而

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

稍收散卒蕭何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

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

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

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

項籍

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

反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

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

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創

也音千餘反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

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

苛師古曰苛音何從公魏豹守滎陽擬音千容反漢王西

前漢傳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

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

不與戰宋祁曰新本添堅壁二字是時彭越擊破之渡睢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

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之

令其走引兵西下滎陽城身周苛殺擬音公虜

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之跳音徒彫反獨

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

項籍

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

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

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郡燒其積聚攻下梁

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

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

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今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

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師古曰彊音其

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

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

十月十一日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項籍

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

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羽

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

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

奇曰軍中巢槽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身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

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

曰公羽謂父也必欲身廼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廼亦汝也古

者以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

益但益怨耳羽從之廼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

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讀曰

疲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

項籍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人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劉放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

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

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廼羽也

師古曰問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

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

前漢傳一

七三二

三三五

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

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

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

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救

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

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

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

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宋祁曰漢王故一作固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僻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

前漢傳一

卷三十一

三十六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

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師古曰蒼白雜毛曰常騎

騅蓋以其色名之廼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古曰若汝也歌數曲美人

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

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

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

項籍

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

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

反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問一田父

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也左乃陷大澤中以

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宋祁曰東城縣名

廼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前漢傳一

三十七

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

日卒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為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廼後死

師古曰艾音刈使諾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

是引其騎因四隕山孟康曰四下隕陔也師古曰隕音徒回反而為

圍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漢騎圍之

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

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

下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彼反遂殺漢

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

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

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

軍為三復圍之羽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

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

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

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檣船待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

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

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廼天亡我何渡

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

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

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

項籍

前漢傳一

三十八

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

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

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

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劉放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

翳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音工且反吾為公得鄧展曰今公得我為功也

廼自劉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或作德

曰蹂踐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

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

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

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

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

篇也司馬遷取以為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君臣

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

項籍

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

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

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

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

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

曰言其不費功力也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

武王惠文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

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

反締音大系反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

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

有信陵師古曰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

曰約誓為從欲以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兼韓魏燕趙宋衛

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召讀曰邵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常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

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

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

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宋祁

音漢傳一

四二

曰姚本註文疑出作疑懼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

困矣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音也其血可

反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

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

襄工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享國之日淺國家

云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

音

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

振長策而馭宇內

師古曰以乘馬為喻

也策所以

也策所以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

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

扑音普木反

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

象郡百粵之君頰首係頸

鄧展曰頰音俯師古曰古俯字

委

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師古曰藩籬

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

卻匈奴七百餘里

師古曰卻音丘略反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前漢傳一

四二一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鋦

如淳曰鋦音嫡箭足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鋦與鑄同即

箭鏃也如

鑄以為金人十二

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

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項籍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

戶樞孟康曰甕為窻也如淳曰甕古文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程之知穎

曰墨程宋人為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

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躡足行伍之間如

曰躡音疊師古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

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徭帥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眾師古曰罷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天下雲合嚮

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

影之隨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

師古曰自若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

猶言如故也

魏宋衛中山之君

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

鉏耨棘矜不

敵於鈎戟長鍛

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晉灼曰耨推塊推也師古曰服說非

也耨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鋌之把也鈎戟戰刃鈎曲者也鍛鉞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

用鉏耨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適戍之衆不元

於九國之師

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元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師古曰曩昔也

音乃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

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

各反絜音下結反

比權量力

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量力

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師古曰區區之貌也。宋祁曰姚本註文之字作小招八州而朝同列

蘇林

曰招舉也登展曰招音翹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

師古

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也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

師古曰墜毀也音火規反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

謹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

氏

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

舜蓋重童

項籍

子項羽又重童子

師古曰童子目之眸也

豈其苗裔邪

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

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

音步末反

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

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

師古曰繇與由同

號

為伯王

師古曰伯讀曰霸

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

師古曰近古猶未近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師古

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

而怨王侯畔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

之國

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

宋祁曰舊本無其國字

身死東城尚不

覺寤不自責過失廼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正文計壹萬字
註文計柒仟字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二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翊國子顏 聖 集註

張耳陳餘傳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

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

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

命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

命外黃

漢志廿二

之若 亡邸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

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

里客官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醜

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

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

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

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

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吏嘗

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吏

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

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

斬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

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

二一五 前漢傳二 漢志廿二 二

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

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

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

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樹立也如此野無

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

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

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與梁

張耳 陳餘

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

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願請竒兵略趙地於是陳王

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

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

州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曰秦為

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

五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

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

前漢傳二 漢世二 三

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

是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斂

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以供軍費之。監本越本杭本並作人頭數數出穀

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下

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為

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響家自為

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劉奉

張耳陳餘

世曰按陳勝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

使吳廣周文將卒百

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

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

皆然其言廼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

師古曰武臣自號也

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

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

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

二十六廿二

前漢傳二

漢六廿二

四

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

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

蘇林

曰至戲地而卻兵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

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

廼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

師古曰非不也

今

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臣瓚曰介

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

不王無以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

張耳 陳餘

活反願將軍母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趙王
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
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
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
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
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

師古曰趣
讀曰促

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

大二十、二十九

前漢傳二

漢七十一

五

以計賀王

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
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

楚已滅秦必

加兵於趙願王母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

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

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廩略上黨

師古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

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

所得

師古曰間出謂投
間隙而微出也

燕囚之欲與分地

師古

曰要劫之今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

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

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

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宋祁曰新本為字作謂舍中人皆笑曰

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次下

亦乃走燕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

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

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

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槓也音止案反亦各欲南面

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

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

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

張耳 陳餘

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

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政反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為然乃

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

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

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

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

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

前漢傳二 漢志廿一 七

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

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

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

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兒女乃不為將軍下

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

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

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

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

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

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宋祁曰李本去一立字杭本并無

可字作而欲附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乃求得趙歇立

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

是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

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

前漢傳二 漢志世二 八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

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

饑王離師古曰饑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

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

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

使張騫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曰始吾與公為

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死而公擁兵數萬

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有一

張耳 陳餘

二相全

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
秦○宋祁曰李本無有字

餘曰所以不

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

餒虎何益

師古曰餒飢也音於偽反

張廌陳釋曰事以急

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

益

師古曰顧思念也

廼使五千人令張廌陳釋先嘗

秦軍

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

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

來皆辟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

前漢傳二

漢志廿二

九

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

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

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廌陳

釋所在餘曰廌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

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

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師古曰望怨望也次

下亦同豈以臣重去將哉

師古曰重難也

廼脫解印綬

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

張耳 凍餘

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

祁曰監本越本杭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別本遂收字上有耳字

無餘獨與麾下數百

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

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

遊多為人所稱

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

劉放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項羽

前漢傳二

漢本廿二

素亦聞耳賢廼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師古曰治為治處也音文吏反

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

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

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

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

說田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統反

曰項羽為天下宰不

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

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

也屏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

師古曰曰龍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

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

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

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

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

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園章邯廢立耳謁

前漢傳二 漢本廿二十一

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

廢立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

圍廢立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已

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

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

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

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

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

張耳 陳餘

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

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

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蘇林曰泚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祗師古

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追如是晉音根祗之祗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

殺趙王歇襄國○景德本無此七字。劉放曰斬餘泚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

字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

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

前漢傳二 漢志廿二 十二

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

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

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

謂懦弱為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

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

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

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云國賴皇帝

得復國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

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廼汗王為師古曰言何為

乃汗事染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

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乃髡人柏

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髡中以伺高祖。劉放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廁中故

云置廁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堠十里一置。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上過欲宿心動

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

前漢傳二 漢本廿二 一三

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

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

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

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

師古曰白明也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

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

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他皆類此刺爇身無完者

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終不復言呂后數言

張耳 陳餘

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

據天下豈少廼女虜師古曰廼汝也廷尉以貫高辭

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張晏曰以和悅問之臣瓚

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

知之師古曰泄音薛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師古曰侵由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印

視泄公師古曰復與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復與處之也

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

前漢傳二 漢志卅二 十四

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高曰人情豈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

以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顧為王實不反師古曰顧思念也

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廼赦趙王上賢高

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

上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

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

曰塞當也滿也

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

上哉乃仰絕亢而死

蘇林曰元頸大脈也俗所謂頸耳爾雅云亢鳥籠即喉謂胡脈也師古曰元者揔

謂頸耳爾雅云亢鳥籠即喉籠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教已出尚魯元公

主如故

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

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

掌為辭貢禹義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封為宣平侯於是

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

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

前漢傳二 漢志廿二 十五

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

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高后

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

劉放曰復字疑衍○刊誤曰或謂以上言魯元太后薨故下言敖復薨呂太后立教子

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

子為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

人壽為樂昌侯後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

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

張耳 陳餘

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
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
侯師古曰睢音雖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
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
為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
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豈顧問

漢志廿二 一六

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云何鄉者慕用之
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後相背之鑿也師古曰鑿古戾字戾違也

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張耳陳餘傳第二

正文參阡參伯玖拾壹字

註文壹阡柒伯肆拾柒字

